

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

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【庚辰侧批：当得起。】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

【庚辰：有客题《红楼梦》一律，失其姓氏，惟见其诗意骇警，故录于斯：“自执金矛又执戈，自相戕戮自张罗。茜纱公子情无限，脂砚先生恨几多。是幻是真空历遍，闲风闲月枉吟哦。情机转得情天破，情不情兮奈我何？”凡是书题者不少，此为绝调。诗句警拔，且深知拟书底里，惜乎失名矣！】

【蒙回前批：按此回之文固妙，然未见后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。此回“娇嗔箴宝玉”、“软语救贾琏”，后文“薛宝钗借词含讽谏，王熙凤知命强英雄”。今只从二婢说起，后则直指其主。然今日之袭人、之宝玉，亦他日之袭人、他日之宝玉也。今日之平儿、之贾琏，亦他日之平儿、他日之贾琏也。何今日之玉犹可箴，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？今日之琏犹可救，他日之琏已不能救耶？箴与谏无异也，而袭人安在哉？宁不悲乎！救与强无别也，甚矣！但此日阿凤英气何如是也，他日之身微运蹇，亦何如是也？人世之变迁，倏忽如此！】

【蒙回前批：今日写袭人，后文写宝钗；今日写平儿，后文写阿凤。文是一样情理，景况光阴，事却天壤矣！多少恨泪洒出此两回书。】

【蒙回前批：此回袭人三大功，直与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。】

话说史湘云跑了出来，怕林黛玉赶上，宝玉在后忙说：“仔细绊跌了！那里就赶上了？”林黛玉赶到门前，被宝玉叉手在门框上拦住，笑劝道：“饶他这一遭罢。”林黛玉搬着手说道：“我若饶过云儿，再不活着！”湘

云见宝玉拦住门，料黛玉不能出来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写得湘云与宝玉又亲厚之极，却不见疏远黛玉，是何情思耶？】便立住脚笑道：“好姐姐，饶我这一遭罢。”恰值宝钗来在湘云身后，也笑道：“我劝你两个看宝兄弟分上，都丢开手罢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极，妙极！玉、颦、云三人已难解难分，插入宝钗云“我劝你两个看宝玉兄弟分上”，话只一句，便将四人一齐笼住，不知孰远孰近，孰亲孰疏，真好文字！】黛玉道：“我不依。你们是一气的，都戏弄我不成！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话是颦儿口吻，虽属尖利，真实堪爱堪怜。】宝玉劝道：“谁敢打趣你！你不打趣他，他焉敢说你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！二“你”字连二“他”字，华灼之至！】四人正难分解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！前三人，今忽四人，俱是书中正眼，不可少矣。】有人来请吃饭，方往前边来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文章！正是闺中女儿口角之事。若只管谆谆不已，则成何文矣！】

那天早又掌灯时分，王夫人、李纨、凤姐、迎、探、惜等都往贾母这边来，大家闲话了一回，各自归寝。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前文黛玉未来时，湘云、宝玉则随贾母。今湘云已去，黛玉既来，年岁渐成，宝玉各自有房，黛玉亦各有房，故湘云自应同黛玉一处也。】

宝玉送他二人到房，那天已二更多时，袭人来催了几次，方回自己房中来睡。次日天明时，便披衣鞞鞋往黛玉房中来，不见紫鹃、翠缕二人，只见他姊妹两个尚卧在衾内。那林黛玉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写黛玉身分。】严严实实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，安稳合目而睡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一个睡态。】那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，被只齐胸，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，又带着两个金镯子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又一个睡态。写黛玉之睡态，俨然就是娇弱女子，可怜。湘云之态，则俨然是个娇态女儿，可爱。真是人人俱尽，个个活跳，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钗。】宝玉见了，叹道：【庚辰双行夹批：“叹”字奇！除玉卿外，世人见之自曰喜也。】“睡觉还是不老实！回来风吹了，又嚷肩窝疼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轻轻的替他盖上。林黛玉早已醒

了，【庚辰侧批：不醒不是黛玉了。】觉得有人，就猜着定是宝玉，因翻身一看，果中其料。因说道：“这早晚就跑过来作什么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这天还早呢！你起来瞧瞧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先出去，让我们起来。”【庚辰侧批：一丝不乱。】宝玉听了，转身出至外边。

黛玉起来叫醒湘云，二人都穿了衣服。宝玉复又进来，坐在镜台旁边，只见紫鹃、雪雁进来伏侍梳洗。湘云洗了面，翠缕便拿残水要泼，宝玉道：“站着，我趁势洗了就完了，省得又过去费事。”说著便走过来，弯腰洗了两把。【庚辰侧批：妙在两把。】紫鹃递过香皂去，宝玉道：“这盆里的就不少，不用搓了。”再洗了两把，便要手巾。【庚辰侧批：在怡红何其费事多多。】翠缕道：“还是这个毛病儿，多早晚才改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冷眼人旁点，一丝不漏。】宝玉也不理，忙忙的要过青盐擦了牙，嗽了口，完毕，见湘云已梳完了头，便走过来笑道：“好妹妹，替我梳上头罢。”湘云道：“这可不能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先时怎么替我梳了呢？”湘云道：“如今我忘了，【庚辰眉批：“忘了”二字在娇憨。】怎么梳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横竖我不出门，又不带冠子勒子，不过打几根散辫子就完了。”说著，又干妹妹万妹妹的央告。【庚辰眉批：口中自是应声而出，捉笔人却从何处设想而来，成此天然对答。壬午九月。】湘云只得扶过他的头来，一一梳篦。在家不戴冠，并不总角，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，往顶心发上归了总，编一根大辫，红绦结住。自发顶至辫梢，一路四颗珍珠，下面有金坠脚。湘云一面编著，一面说道：“这珠子只三颗了，这一颗不是的。【庚辰侧批：梳头亦有文字，前已叙过，今将珠子一穿插，却天生有是事。】我记得是一样的，怎么少了一颗？”宝玉道：“丢了一颗。”湘云道：“必定是外头去掉下来，不防被人拣了去，倒便宜他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谈！道“到便宜他”四字，是大家千金口吻。近日多用“可惜了的”四字。今失一珠，不闻此四字。妙极！是极！】【庚辰眉批：“到便宜他”四字与“忘了”二字是一气而来，将一侯府千金白描矣。畸笏。】黛玉一旁盥手，冷笑

道：【庚辰侧批：纯用画家烘染法。】“也不知是真丢了，也不知是给了人镶什么戴去了！”宝玉不答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有神理，有文章。】因镜台两边俱是妆奁等物，顺手拿起来赏玩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何赏玩也？写来奇特。】不觉又顺手拈了胭脂，意欲要往口边送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是袭人劝后馀文。】因又怕史湘云说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极！的是宝玉也。】正犹豫间，湘云果在身后看见，一手掠著辫子，便伸手来“拍”的一下，从手中将胭脂打落，说道：“这不长进的毛病儿，多早晚才改过！”【庚辰侧批：前翠缕之言并非白写。】

一语未了，只见袭人进来，看见这般光景，知是梳洗过了，只得回来自己梳洗。忽见宝钗走来，因问道：“宝兄弟那去了？”袭人含笑道：“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的工夫！”宝钗听说，心中明白。又听袭人叹道：“姊妹们和气，也有个分寸礼节，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！凭人怎么劝，都是耳旁风。”宝钗听了，心中暗忖道：“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，听他说话，倒有些识见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是宝卿初试，已下渐成知己，盖宝卿从此心察得袭人果贤女子也。】宝钗便在炕上坐了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！逐回细看，宝卿待人接物，不疏不亲，不远不近。可厌之人，亦未见冷淡之态，形诸声色；可喜之人，亦未见醴密之情，形诸声色。今日“便在炕上坐了”，盖深取袭卿矣。二人文字，此回为始。详批于此，诸公请记之。】慢慢的闲言中套问他年纪家乡等语，留神窥察，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四字包罗许多文章笔墨，不似近之开口便云“非诸女子之可比者”，此句大坏。然袭人故佳矣，不书此句是大手眼。】

一时宝玉来了，宝钗方出去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奇文！写得钗、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，何也？宝玉之心，凡女子前不论贵贱，皆亲密之至，岂于宝钗前反生远心哉？盖宝钗之行止端肃恭严，不可轻犯，宝玉欲近之，而恐一时有渎，故不敢狎犯也。宝钗待下愚尚且和平亲密，何反于兄弟前有远心哉？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阁，近之则恐不逊，反成远离之端也。故二人之

远，实相近之至也。至颦儿于宝玉实近之至矣，却远之至也。不然，后文如何反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哉？以及宝玉砸玉，颦儿之泪枯，种种孽障，种种忧患，皆情之所陷，更何辩哉？此一回将宝玉、袭人、钗、颦、云等行止大概一描，已启后大观园中文字也。今详批于此，后久不忽矣。钗与玉远中近，颦与玉近中远，是要紧两大股，不可粗心看过。】宝玉便问袭人道：

“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，见我进来就跑了？”【庚辰侧批：此问必有。】问一声不答，再问时，袭人方道：“你问我么？我那里知道你们的原故。”宝玉听了这话，见他脸上气色非往日可比，便笑道：“怎么动了真气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宝玉如此。】袭人冷笑道：“我那里敢动气！只是从今以后别再进这屋子了。横竖有人伏侍你，再别来支使我。我仍旧还伏侍老太太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。【蒙侧批：是醋？是谏？不敢拟定，似在可否之间！】【蒙双行夹批：醋妒妍憨假态，至矣尽矣！观者但莫认真此态为幸。】宝玉见了这般景况，深为骇异，【蒙双行夹批：好！可知未尝见袭人之如此技艺也！】禁不住赶来劝慰。那袭人只管合了眼不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与颦儿前番娇态如何？愈觉可爱犹甚。】宝玉无了主意，因见麝月进来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偏麝月来，好文章！】便问道：“你姐姐怎么了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如见如闻。】麝月道：“我知道么？问你自己便明白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又好麝月！】宝玉听说，呆了一回，自觉无趣，便起身叹道：“不理我罢，我也睡去。”说著，便起身下炕，到自己床上歪下。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，微微的打鼾，【庚辰侧批：真乎？诈乎？】料他睡着，便起身拿一领斗篷来，替他刚压上，只听“忽”的一声，【庚辰侧批：文是好文，唐突我袭卿，吾不忍也。】宝玉便掀过去，也仍合目装睡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写得烂熳。】袭人明知其意，便点头冷笑道：“你也不用生气，从此后我只当哑子，再不说你一声儿，如何？”宝玉禁不住起身问道：“我又怎么了？你又劝我。你劝我也罢了，才刚又没见你劝我，一进来你就不理我，赌气睡了。我还摸不著是为什么，这会子你又说我

恼了。【庚辰侧批：这是委屈了石兄。】我何尝听见你劝我什么话了。”袭人道：“你心里还不明白，还等我说呢！”【庚辰侧批：亦是囫囵语，却从有生以来肺腑中出，千斤重。】【庚辰眉批：《石头记》每用囫囵语处，无不精绝奇绝，且总不觉相犯。壬午九月。畸笏。】

正闹著，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，方往前边来，胡乱吃了半碗，仍回自己房中。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，麝月在旁边抹骨牌。宝玉素知麝月与袭人亲厚，一并连麝月也不理，揭起软帘自往里间来。麝月只得跟进来。宝玉便推他出去，说：“不敢惊动你们。”麝月只得笑着出来，唤了两个小丫头进来。宝玉拿一本书，歪著看了半天，因要茶，抬头只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。一个大些儿的生得十分水秀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二字奇绝！多少娇态包括一尽。今古野史中无有此文也。】宝玉便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丫头便说：“叫蕙香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也好。】宝玉便问：“是谁起的？”蕙香道：“我原叫芸香的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原俗。】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。”宝玉道：“正经该叫‘晦气’罢了，什么蕙香呢！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极！趣极！】又问：“你姊妹几个？”蕙香道：“四个。”宝玉道：“你第几？”蕙香道：“第四。”宝玉道：“明儿就叫‘四儿’，不必什么‘蕙香’‘兰气’的。那一个配比这些花，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“花袭人”三字在内，说的有趣。】一面说，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。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抿嘴而笑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一丝不漏，好精神！】

这一日，宝玉也不大出房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是袭卿第一功劳也。】也不和姊妹丫头等厮闹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是袭卿第二功劳也。】自己闷闷的，只不过拿着书解闷，或弄笔墨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虽未必成功，较往日终有微补小益，所谓袭卿有三大功劳也。】也不使唤众人，只叫四儿答应。谁知四儿是个聪敏乖巧不过的丫头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又是一个有害无益者。作者一生为此所误，批者一生亦为此所误，于开卷凡见如此人，世人

故为喜，余反抱恨，盖四字误人甚矣。被误者深感此批。】见宝玉用他，他变尽方法笼络宝玉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他好，但不知袭卿之心思何如？】至晚饭后，宝玉因吃了两杯酒，眼饧耳热之际，若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喜笑有兴，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对灯，好没兴趣。待要赶了他们去，又怕他们得了意，以后越发来劝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宝玉恶劝，此是第一大病也。】若拿出做上的规矩来镇唬，似乎无情太甚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宝玉重情不重礼，此是第二大病也。】说不得横心只当他们死了，横竖自然也要过的。便权当他们死了，毫无牵挂，反能怡然自悦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意却好，但袭卿辈不应如此弃也。宝玉之情，今古无人可比，固矣。然宝玉有情极之毒，亦世人莫忍为者，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。此是宝玉三大病也。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，故后文方有“悬崖撒手”一回。若他人得宝钗之妻、麝月之婢，岂能弃而为僧哉？此宝玉一生偏僻处。】因命四儿剪灯烹茶，自己看一回《南华经》。正看至《外篇·胠篋》一则，其文曰：

故绝圣弃知，大盗乃止，擿玉毁珠，小盗不起，焚符破玺，而民朴鄙，掊斗折衡，而民不争，殫残天下之圣法，而民始可与论议。擢乱六律，铄绝竽瑟，塞瞽旷之耳，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；灭文章，散五采，胶离朱之目，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，毁钩绳而弃规矩，擢工倕之指，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上语本《庄子》。】

看至此，意趣洋洋，趁著酒兴，不禁提笔续曰：【蒙侧批：敢续！】
【庚辰眉批：趁著酒兴不禁而续，是作者自站地步处，谓余何人耶，敢续《庄子》？然奇极怪极之笔，从何设想，怎不令人叫绝？己卯冬夜。】
【庚辰眉批：这亦暗露玉兄闲窗净几、不寂不离之工业。壬午孟夏。】

焚花散麝，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，戕宝钗之仙姿，灰黛玉之灵窍，丧减情意，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。彼含其劝，则无参商之虞矣，戕其仙姿，无恋爱之心矣，灰其灵窍，无才思之情矣。彼钗、玉、花、麝者，皆张其罗而穴其隧，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直似庄老，奇甚怪甚！】

庚辰眉批：赵香梗先生《秋树根偶谭》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为郡守毁为已祠。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，奔走无家，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。甚矣，才人之厄也！因改公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数句，为少陵解嘲：

“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，忍能对面为盗贼，公然折克非已祠，旁人有口呼不得，梦归来兮闻叹息，白日无光天地黑。安得旷宅千万间，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，公祠免毁安如山。”读之令人感慨悲愤，心常耿耿。壬午九月。因索书甚迫，姑志于此，非批《石头记》也。为续《庄子因》数句，真是打破胭脂阵，坐透红粉关，另开生面之文，无可评处。】

续毕，掷笔就寝。头刚著枕便忽睡去，一夜竟不知所之，直至天明方醒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犹是袭人馀功也。想每日每夜，宝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极，今则怡然自适。虽此一刻，于身心无所补益，能有一时之闲闲自若，亦岂非袭卿之所使然耶？】翻身看时，只见袭人和衣睡在衾上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神极之笔！试思袭人不来同卧亦不成文字，来同卧更不成文字。却云“和衣衾上”，正是来同卧不来同卧之间。何神奇文妙绝矣！好袭人！真好石头记得真，真好述者述得不错，真好批者批得出。】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与度外，【蒙双行夹批：更好！可见玉卿的是天真烂漫之人也！近之所谓公子又曰“老好人”、“无心道人”是也！殊不知尚古淳风。】便推他说道：“起来好生睡，看冻著了。”

原来袭人见他无晓夜和姊妹们厮闹，若直劝他，料不能改，故用柔情以警之，料他不过半日片刻仍复好了。不想宝玉一日夜竟不回转，自己反不得主意，直一夜没好生睡得。今忽见宝玉如此，料他心意回转，便越性不睬他。宝玉见他不应，便伸手替他解衣，刚解开了钮子，被袭人将手推开，

【庚辰侧批：好看煞！】又自扣了。宝玉无法，只得拉他的手笑道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连问几声，袭人睁眼说道：“我也不怎么。你睡醒了，你自过那边房里去梳洗，再迟了就赶不上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说得好痛快。】宝玉道：“我过那里去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问得更好。】袭人冷笑道：“你

问我，【庚辰侧批：三字如闻。】我知道？你爱往那里去，就往那里去。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，省得鸡声鹅斗，叫别人笑。横竖那边腻了过来，这边又有个什么‘四儿’‘五儿’伏侍。我们这起东西，可是‘白玷辱了好名好姓’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今儿还记着呢！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非浑一纯粹，那能至此！】袭人道：“一百年还记着呢！比不得你，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，夜里说了，早起就忘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这方是正文，直勾起“花解语”一回文字。】宝玉见他娇嗔满面，情不可禁，【庚辰侧批：又用幻笔瞒过看官。】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，一跌两段，说道：“我再不听你说，就同这个一样。”【蒙侧批：迎头一棒！】袭人忙的拾了簪子，说道：“大清早起，这是何苦来！不听什么要紧，【庚辰侧批：已留后文地步。】也值得这种样子。”宝玉道：“你那里知道我心里急！”袭人笑道：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自此方笑。】“你也知道着急么！可知我心里怎么著？快起来洗脸去罢。”【庚辰侧批：结得一星渣滓全无，且合怡红常事。】说著，二人方起来梳洗。

宝玉往上房去后，谁知黛玉走来，见宝玉不在房中，因翻弄案上书看，可巧翻出昨儿的《庄子》来。看至所续之处，不觉又气又笑，不禁也提笔续书一绝云：

无端弄笔是何人？作践南华《庄子因》。

不悔自己无见识，却将丑语怪他人。【庚辰侧批：不用宝玉见此诗，若长若短亦是大手法。庚辰双行夹批：骂得痛快，非颦儿不可。真好颦儿，真好颦儿！好诗！若云知音者颦儿也。至此方完“箴玉”半回。庚辰眉批：又借阿颦诗自相鄙驳，可见余前批不谬。己卯冬夜。庚辰眉批：宝玉不见诗，是后文馀步也，《石头记》得力所在。丁亥夏。笏叟。】

写毕，也往上房来见贾母，后往王夫人处来。

谁知凤姐之女大姐病了，正乱著请大夫来诊脉。大夫便说：“替夫人奶奶们道喜，姐儿发热是见喜了，并非别病。”王夫人凤姐听了，忙遣人问：

“可好不好？”医生回道：“病虽险，却顺，【庚辰侧批：在“子嗣艰难”化出。】倒还不妨。预备桑虫猪尾要紧。”凤姐听了，登时忙将起来：一面打扫房屋供奉痘疹娘娘，一面传与家人忌煎炒等物，一面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，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几个“一面”，写得如见其景。】外面又打扫净室，款留两个医生，轮流斟酌诊脉下药，十二日不放家去。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斋戒，【庚辰侧批：此二字内生出许多事来。】凤姐与平儿都随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。

那个贾琏，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，独寝了两夜，便十分难熬，便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。不想荣国府内有一个极不成器破烂酒头厨子，名叫多官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今是多多也，妙名！】人见他懦弱无能，都唤他作“多浑虫”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更好！今之浑虫更多也。】因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个媳妇，今年方二十来往年纪，生得有几分人才，见者无不羡慕。他生性轻浮，最喜拈花惹草，多浑虫又不理论，只是有酒有肉有钱，便诸事不管了，所以荣宁二府之人都得入手。因这个媳妇美貌异常，轻浮无比，众人都呼他作“多姑娘儿”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更妙！】如今贾琏在外熬煎，往日也曾见过这媳妇，失过魂魄，只是内惧娇妻，外惧宠，不曾下得手。那多姑娘儿也曾有意于贾琏，只恨没空。今闻贾琏挪在外书房来，他便没事也要走两趟去招惹。惹的贾琏似饥鼠一般，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厮们计议，合同遮掩谋求，多以金帛相许。小厮们焉有不允之理，况都和这媳妇是好友，一说便成。是夜二鼓人定，多浑虫醉昏在炕，贾琏便溜了来相会。进门一见其态，早已魄飞魂散，也不用情谈款叙，便宽衣动作起来。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，一经男子挨身，便觉遍身筋骨瘫软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淫极！亏想的出！】使男子如卧绵上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如此境界，自胜西方、蓬莱等处。】更兼淫态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总为后文宝玉一篇作引。】浪言，压倒娼妓，诸男子至此岂有惜命者哉。【庚辰侧批：凉水灌顶之句。】那贾琏恨不得连身子化在他身上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亲极之语，趣极之

语。】那媳妇故作浪语，在下说道：“你家女儿出花儿，供著娘娘，你也该忌两日，倒为我脏了身子。快离了我这里罢。”【庚辰侧批：淫妇勾人，惯加反语，看官着眼。】贾琏一面大动，一面喘吁吁答道：“你就是娘娘！我那里管什么娘娘！”【庚辰侧批：乱语不伦，的是有之。】那媳妇越浪，贾琏越丑态毕露。【蒙双行夹批：可以喷饭！】一时事毕，两个又海誓山盟，难分难舍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着眼，再从前看如何光景。】此后遂成相契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趣闻！“相契”作如此用，“相契”扫地矣。庚辰眉批：一部书中，只有此一段丑极太露之文，写于贾琏身上，恰极当极！己卯冬夜。】【庚辰眉批：看官熟思：写珍、琏辈当以何等文方妥方恰也？壬午孟夏。】【庚辰眉批：此段系书中情之痼疵，写为阿凤生日泼醋回及“天风流”宝玉悄看晴雯回作引，伏线千里外之笔也。丁亥夏。畸笏。】

一日大姐毒尽痴回，【庚辰侧批：好快日子吓！】十二日后送了娘娘，合家祭天祀祖，还愿焚香，庆贺放赏已毕，贾琏仍复搬进卧室。见了凤姐，正是俗语云“新婚不如远别”，更有无限恩爱，自不必烦絮。【庚辰侧批：隐得好。】

次日早起，凤姐往上屋去后，平儿收拾贾琏在外的衣服铺盖，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绺青丝来。平儿会意，忙拽在袖内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极！不料平儿大有袭卿之身分，可谓何地无材，盖遭际有别耳。】便走至这边房内来，拿出头发来，向贾琏笑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看之极！】贾琏看见着了忙，【庚辰批：也有今日。】抢上来要夺。平儿便跑，被贾琏一把揪住，按在炕上，掰手要夺，口内笑道：“小蹄子，你不趁早拿出来，我把你膀子槓折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无情太甚！】平儿笑道：“你就是没良心的。我好意瞒着他来问，你倒赌狠！你只赌狠，等他回来我告诉他，【庚辰侧批：有是语，恐卿口不应。】看你怎么著。”贾琏听说，忙陪笑央求道：“好人，赏我罢，我再不赌狠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听好看之极，迥不犯袭卿。】

一语未了，只听凤姐声音进来。【庚辰侧批：《石头记》大法小法累累如是，并不为厌。惊天骇地之文！如何？不知下文怎样了结，使贾琏及观者一齐丧胆。】贾琏听见松了手，平儿刚起身，凤姐已走进来，命平儿快开匣子，替太太找样子。平儿忙答应了找时，凤姐见了贾琏，忽然想起来，便问平儿：“拿出去的东西都收进来了么？”平儿道：“收进来了。”凤姐道：“可少什么没有？”平儿道：“我也怕丢下一两件，细细的查了查，也不少。”凤姐道：“不少就好，只是别多出来罢？”【庚辰侧批：看至此，宁不拍案叫绝？】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奇！】平儿笑道：“不丢万幸，谁还添出来呢？”【庚辰侧批：可儿可儿，卿亦明知故说耳。】凤姐冷笑道：“这半个月难保干净，或者有相厚的丢下的东西：戒指、汗巾、香袋儿，再至于头发、指甲，都是东西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阿凤，令人胆寒。】一席话，说的贾琏脸都黄了。贾琏在凤姐身后，只望着平儿杀鸡抹脖使眼色儿。【蒙侧批：作丈夫者，要当自重！】平儿只装着看不见，【庚辰侧批：余自有三分主意。】因笑道：“怎么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样！我就怕有这些个，留神搜了一搜，竟一点破绽也没有。奶奶不信时，那些东西我还没收呢，奶奶亲自翻寻一遍去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平儿！遍天下惧内者来感谢。】凤姐笑道：“傻丫头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可叹可笑，竟不知谁傻。】他便有这些东西，那里就叫咱们翻著了！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阿凤，好文字，虽系闺中女儿口角小事，读之不无聪明得失痴心真假之感。】说著，寻了样子又上去了。

平儿指著鼻子，【庚辰侧批：好看煞。】晃着头笑道：【庚辰侧批：可儿，可儿。】“这件事怎么回谢我呢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姣俏如见，迥不犯袭卿麝月一笔。】喜的个贾琏身痒难挠，【庚辰侧批：不但贾兄痒痒，即批书人此刻几乎落笔。试部看官此际若何光景？】跑上来搂着，“心肝肠肉”乱叫乱谢。平儿仍拿了头发笑道：“这是我一生的把柄了。好就好，不好就抖露出这事来。”贾琏笑道：“你只好生收著罢，千万别叫他知道。”

口里说著，瞅他不防，便抢了过来，【庚辰侧批：毕肖。琏兄不分玉石，但负我平姐。奈何，奈何！】笑道：“你拿着终是祸患，不如我烧了他完事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！设使平儿再不致泄露，故仍用贾琏抢回，后文遗失，过脉也。】一面说著，一面便塞于靴掖内。平儿咬牙道：“没良心的东西，过了河就拆桥，明儿还想我替你撒谎！”贾琏见他娇俏动情，便接着求欢，被平儿夺手跑了，急的贾琏弯著腰恨道：“死促狭小淫妇！一定浪上人的火来，他又跑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丑态如见，淫声如闻，今古淫书未有之章法。】平儿在窗外笑道：“我浪我的，谁叫你动火了？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极之谈。直是理学工夫，所谓不可正照风月鉴也。】难道图你【庚辰侧批：阿平，“你”字作牵强，余不画押。一笑。】受用一回，叫他知道了，又不待见我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凤姐醋妒，于平儿前犹如是，况他人乎！余谓凤姐必是甚于诸人。观者不信，今平儿说出，然乎？否乎？】贾琏道：“你不用怕他，等我性子上来，把这醋罐打个稀烂，他才认得我呢！他防我象防贼的，只许他同男人说话，不许我和女人说话，我和女人略近些，他就疑惑，他不论小叔子侄儿，大的小的，说说笑笑，就不怕我吃醋了。”【蒙侧批：作者又何必如此想？亦犯此病也！】以后我也不许他见人！”

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无理之甚，却是妙极趣谈，天下惧内者背后之谈皆如此。】平儿道：“他醋你使得，你醋他使不得。他原行的正走的正，你行动便有个坏心，连我也不放心，别说他了。”贾琏道：“你两个一口贼气。都是你们行的是，我凡行动都存坏心。”【蒙侧批：一片俗气！】多早晚都死在我手里！”

一句未了，凤姐走进院来，因见平儿在窗外，就问道：“要说话两个人不在屋里说，怎么跑出一个来，隔着窗子，是什么意思？”贾琏在窗内接道：“你可问他，倒象屋里有老虎吃他呢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好！】【庚辰眉批：此等章法是在戏场上得来，一笑。畸笏。】平儿道：“屋里一个人没有，我在他跟前作什么？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正是没人才好呢。”平儿听

说，便说道：“这话是说我呢？”凤姐笑道：【蒙双行夹批：“笑”字妙！平儿反正色，凤姐反陪笑，奇极意外之文。】“不说你说谁？”平儿道：“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。”说著，也不打帘子让凤姐，自己先摔帘子进来，【庚辰侧批：若在屋里，何敢如此形景，不要加上许多小心？平儿平儿，有你说嘴的。】往那边去了。凤姐自掀帘子进来，说道：“平儿疯魔了。这蹄子认真要降伏我，仔细你的皮要紧！”贾琏听了，已绝倒在炕上，【庚辰侧批：惧内形景写尽了。】拍手笑道：“我竟不知平儿这么利害，从此倒伏他了。”凤姐道：“都是你惯的他，我只和你说！”贾琏听说忙道：“你两个不卯〈校者注：蒙本此处改作“睦”〉，又拿我来作人〈校者注：蒙本此处改作“垫喘”〉。我躲开你们。”凤姐道：“我看你躲到那里去。”【蒙侧批：世俗之态熏人。】贾琏道：“我〈校者注：蒙本此处夹“有处去说著就走”七字。〉就来。”凤姐道：“我有话和你商量。”不知商量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【庚辰侧批：收得淡雅之至！】正是：

淑女从来多抱怨，娇妻自古便含酸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二语包尽古今万世裙衩。】

【蒙回末总评：不惜恩爱为良人，方是温存一脉真。俗子妒妇浑可笑，语言便自笑风尘。】